

從召公形象看〈甘棠〉詩本事

王柔方*

（收稿日期：105年9月26日；接受刊登日期：106年6月15日）

提要

從傳統文獻和近代出土文物的記載中，探索召公形象，可知召公奭是周初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在周初的政壇上，發揮巨大影響力。

在軍事上，召公與周公共同協助武王滅商，又平定三監之亂，鞏固政權。南征淮夷，巡視江漢，經營南國。在政治上，召公與周公分陝而治，又負責營建東都雒邑，掌控東方局勢，並提出「敬德」、「殷鑒」等思想，勤修文王之德，敬天保民，亦重視民風教化。召公在文治武功的貢獻非凡，深受民眾讚揚與懷念。

理解上述召公具體形象後，進一步探究「甘棠遺愛」原委，筆者梳理自《左傳》、《孔子詩論》直到漢代《詩傳》對〈甘棠〉本事的傳承，以明瞭百姓賦〈甘棠〉詩，敬其人而愛其樹之「回報」主題，以求正確理解〈甘棠〉詩本義。

關鍵詞：詩經、召南、甘棠、召公、君奭、召康公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詩經·召南·甘棠》詩中所詠的對象是「召伯」，歷代尊從詩序，異議不多，惟對「召伯」其人有「召公奭」和「召伯虎」之辨。筆者採用季旭昇《詩經古義新證》¹的論證，認同「召伯」即「召公奭」。

但在《左傳》、漢代文獻對〈甘棠〉詩本事的傳承中，原本形象抽象的召公，卻僅被建構成一位深入民間聽訟決獄的苦行者，使得詩本義無法正確呈現。

因此，筆者利用考古之發現並結合傳世文獻，作進一步認識。希望能以地下之發掘材料，彌補史書敘述之不足，試著從文獻中勾勒出召公具體形象後，再參看〈甘棠〉詩本事的傳承，藉此達成理解〈甘棠〉詩本義為最終目的。

前人對召公之研究亦不少，但都只是片段訊息，或單就數件出土文物探討召公史蹟，或僅探討傳世文獻，²目前諸多研究仍無法窺知召公全貌，故本文予以整合，重新建構召公形象。

二、文獻中的召公形象

（一）召公背景

1. 身世

目前最早出現「召公」二字的資料，屬出土文物「梁山七器」³之一的「大史友鬲」⁴，其銘文有九字：「大史友作召公寶尊彝」，大史友是召公奭之子，由此足見召公奭真有其人，但銘文上未能交代其身世事蹟，《尚書》中的〈周書〉保存兩周史料，其中涉及召公奭之事蹟有〈召誥〉、〈君奭〉和〈顧命〉，但未見敘及召公身世。

召公姓姬名奭，首見於《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集解》

¹ 季旭昇：《詩經古義新證》（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頁19-29。

² 召公相關研究，如：任偉：〈西周金文與召公身世之考證〉，《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5卷5期（2002年9月）。邵杰：〈《詩經·甘棠》本事考〉，《內江師範學院學報》第31卷5期（2016年6月）。龐懷靖：〈跋太保玉戈——兼論召公奭有關問題〉，《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1期（1986年1月）。

³ 梁山一帶在西周初年曾是召公平定武庚之亂的戰場之一。

⁴ 該器目前為日本泉屋博古館館藏。

引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⁵但在《史記·管蔡世家》另載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⁶之說，所列舉十人中有周公旦，卻無召公奭。因此關於召公奭的身世，歷來有二說：一說僅認為召公與周王室同姓，是周的支族，至於他與周室的親疏關係，則不可得知。如《穀梁傳·莊公三十年》說：「燕，周之分子也。」范寧注：「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後，成王所封。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⁷另一說認定召公為文王之子，與周武王、周公為兄弟。如《白虎通義·王者不臣》引《詩經·大雅·江漢》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⁸王充《論衡·氣壽》：「邵公，周公之兄也。」⁹皇甫謐《帝王世紀》：「邵公為文王庶子。」¹⁰

綜觀以上文獻記載，似相對立，實不矛盾，召公雖非武王同母兄弟，說召公與周同姓並無不妥，因召公屬有血緣關係支族。召公奭為庶出，故有「文王之子」與「周武王、周公為兄弟」之說。

但孔穎達持異說，認為召公奭並非文王之子。在《毛詩正義》曰：「《燕世家》云召伯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¹¹在《尚書·君奭》孔疏中亦提出：「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子。」¹²孔穎達根據文王封眾子十六國中，無提及召公奭，而認定召公奭並非文王之子。

據陳夢家考證「梁山七器」銘文，得出結論：「當武王受命之初，周、召兄弟輔助其兄武王伐殷，左右成王，平定四方之亂。」¹³陳氏承認武王、周公、召公為兄弟。綜合上述說法，筆者認為不必泥說召公為「周之分子」、「周之同姓」、「周之近族」與「周之支族」，而以《詩經·甘棠》疏引皇甫謐謂召公奭為「文王庶子」之論說為勝，且多已取得學界共

⁵ 西漢·司馬遷：《史記》，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34，頁1上。

⁶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35，頁1下。

⁷ 東周·穀梁子傳，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6，頁26下。

⁸ 東漢·班固：《白虎通義》，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下，頁13下。

⁹ 東漢·王充：《論衡》，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1，頁17下。

¹⁰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世紀五》（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指海本），頁6。

¹¹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2，頁19上。

¹² 西漢·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疏：《尚書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15，頁25下。

¹³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47。

識，主張召公奭為庶子，與武王非同母之兄弟，故不在文王「十子」之列。

2. 封爵

成王親政，以「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¹⁴召公在成王時，已位列三公，官至太保，與周公旦輔佐國君，為開國元勳之一。據《周禮·地官·司徒·保氏》記載，太保之職責為「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¹⁵。由此可知太保主要職務即監護天子，並教育儲君。

康王時，周公去世，召公為顧命大臣之首，召公和畢公一同從「三公」九轉為「伯」，故又稱「召伯」，據《周禮·典命》所載「上公九命為伯」。鄭注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¹⁶，可知「伯」之地位顯赫。

再參看出土文物的記載，康王時期的「作冊大方鼎」¹⁷一對，器（一）共有四十一字銘文，其釋文：「公束（刺）鑄武王成王異鼎，隹（唯）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賞乍（作）冊大白馬，大揚皇天尹大（太）保亓（貯），用乍（作）祖丁寶尊彝。雋冊」¹⁸，大意为：「召公在祭祀武王、成王鑄造大鼎的同一年，四月既生霸的己丑日，『作冊大』因參事有功，受召公賞賜白馬一匹，『作冊大』為彰顯太保之眷顧，鑄作此器以志其事，並用以祭祀祖丁。末二字是『作冊大』族徽。」此銘文稱呼召公為：「皇天尹」，可見對召公極其尊崇。

康王二十四年，召公逝世，諡贈「召康公」。據《諡法》所云：「合民安樂、富而教之諡康」¹⁹。可知召公德政，有利於民。

3. 封地

(1) 召地

《史記·燕召公世家》索隱：「召者，畿內采地，奭始食於召，故曰召公。或說者以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²⁰《詩譜·周南召南譜》亦持相同說法：「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²¹「豐」即周之豐京。文

¹⁴ 西漢·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疏：《尚書注疏》，卷15，頁25下。

¹⁵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14，頁7上。

¹⁶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21，頁2上。

¹⁷ 此器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

¹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修訂增補本），頁1427。

¹⁹ 北宋·蘇洵：《諡法》（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墨海金壺本），卷1，頁4。

²⁰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34，頁1下。

²¹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毛詩譜》，頁3下。

王將故都分為二，託付給周、召二公。宗廟、社稷均在故都之內，「祖與社」乃國家之象徵。將此處封為采邑，足見文王看重周、召二公治國安邦之才能，以及對二公之信任。

因其采邑地在召（今陝西省岐山縣西南），故稱召公。《水經注·渭水》曰：「雍水又東逕召亭南，……，故召公之采邑也。」²²《括地志》的記載更為具體明確：「邵亭，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故召公邑。」²³可見召公初封在岐山之陽，周之故地。岐周是周人故都，乃西周王朝政治、經濟、文化之中心，將故都舊地分封予召公作采邑，可見其宗法地位非同小可。目前出土銘銅器中，尚有數件單名「召」字之銅器，如「召鬯器」，乃召公食邑於「召」地時所做之器。銘文有周王賞賜召公「畢土方五十里」²⁴之記載。李學勤〈青銅器與周原遺址〉²⁵一文曾有專論，認為召地在今岐山西南的劉家原一帶，李氏論證該處乃文獻所載之召公采邑，舊名召亭村，且鄰近的劉家原亦曾出土「太保玉戈」。

(2) 燕地

西周建國以後，實行分封制，武王根據當時的政治、軍事情勢，將召公封於燕（今北京市一帶），與魯、齊、衛、晉遙相呼應，互為犄角，達到「以藩屏周」之作用。因其封國為燕，又稱「燕召公」。召公奭在周朝畿內為臣，食邑於召，同時在畿外，又被武王封於燕，在封國內為君，《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滅商後「封召公奭於燕」²⁶。此段史實又見於《史記·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²⁷《毛詩正義》錄鄭玄《詩譜·周南召南譜》亦云：「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²⁸但因武王病故，天下未穩，成王年幼，召公難以脫身，便派長子赴燕，自身仍留任鎬京輔政。

1975年北京琉璃河253號墓出土「董鼎」²⁹，有二十六字銘文，其釋文：「匱（燕）侯令董 龔（饗）大（太）保于宗周，庚申，大（太）保賞董貝，用乍（作）太子癸寶尊燹 」³⁰。大意是燕侯派董前往宗周為太保奉獻食物，並受到召公賞賜之事。此銘證實召公奭以其長子就封於燕，而已身留在宗周輔弼王室之記載，填補文獻史料對西周燕國記載

²²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18，頁5。

²³ 唐·魏王李泰主編：《括地志》（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正覺樓叢書本），卷2，頁26。

²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7冊，頁5584。

²⁵ 李學勤：〈青銅器與周原遺址〉，《西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1981年7月），頁3-8。

²⁶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頁16上。

²⁷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34，頁1下。

²⁸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毛詩譜》，頁9下。

²⁹ 此器為北京首都博物館藏。

³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2冊，頁1384。

之不足，也進一步證實北京琉璃河地區即當時古燕國之始封地。

1986年琉璃河遺址1193號墓又出土「克罍」和「克盃」，這二件青銅器之銘文相同，均四十三字，僅行款稍有差異。罍蓋銘文釋文為：「王曰：『大保，隹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對乃享，令克侯于匭。旃、羌、馬、摯、孛、馭、微、克、囧、匭，入土眾及厥嗣，用作寶彝。」³¹其大意是：「周成王說：『太保奭，應進行盟祭與鬯祭，享孝於你的先王君辟』，我太保大大地對答稱揚封侯之事，於是享有其服命，令克稱侯於燕，管轄治理南面從羌到北到馭、微等九族，這大一片土地，接受土地及其臣民，因此而作器紀念。」此銘文也明確記載西周初年周王冊封燕侯之史實。其中「令克侯于匭」，證明召公之子「克」為第一代燕侯。³²銘文述及周王對太保之賢良多有讚揚，冊命他領有燕地外，並把九國歸予他管轄。封燕時，有九個國一起被劃給燕國管轄，此為史書缺載，銘文正可補充史冊之不足。

上述召公奭在畿內畿外同時有召、燕兩個封國之情形，和周公旦同時受封周、魯情形相同，召公和周公同作為王室之輔政大臣，在畿內各有采地，均是留任宗周以輔佐成王，而未能就封畿外采地，均是由元子代己就封。從有關召公太保和燕侯之青銅器銘文分析，召公被封燕後，並未就國，以太保之職兼領燕侯之爵，直至康王時代。可知西周燕國之歷史始於召公奭之封，燕國列侯之封，始之成王，克（召公之子）始為第一代燕侯。

（二）召公功績

召公作為西周初期之重臣，歷經文、武、成、康四朝，其卓越的文治武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文治教化之功

（1）教化百姓

殷商之末，政治腐敗，社會動盪，小邦周自文王始注重教化民眾。《詩譜·周南召南譜》載：「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³³召公能以身作則，敬德恤民，教化百姓。

《詩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

³¹ 採用殷璋璋的釋讀。參見周寶宏：《近出西周金文集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5。

³² 關於「克」是否為人名，學界仍有不同主張，多數認為是人名，如趙光賢、陳平；少數認為非人名，如殷璋璋。參見趙光賢：〈關於琉璃河1193號周墓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1994年第2期（1994年4月），頁3-9。

³³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毛詩譜》，頁3上。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³⁴歌頌召公之詩，可教化諸侯，使之服於德義，《召南》所表達之內涵對諸侯有表率之作用。《召南》各篇透過對召公功績和德政之讚頌，來體現其為後世民風教化楷模和諸侯士大夫之表率思想。如《毛詩·召南·鵲巢序》：「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³⁵說明此詩勸君積行累功，建立王業。《毛詩·召南·采蘩序》：「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鄭注：「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蕒，于以用之，公侯之事。」³⁶說明此詩是勸公侯不失職，完成國家賦予的使命。《毛詩·召南·采蘋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³⁷說明此詩是勸宗室公侯大夫、官吏等，能循法度，承先祖遺緒，共奉祭祀。《毛詩·召南·甘棠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注：「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為二伯後封於燕，此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³⁸此詩讚美召公。《毛詩·召南·行露序》：「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³⁹此詩讚揚召公聽訟，循法度及教化百姓，使社會風氣轉變。《毛詩·召南·羔羊序》：「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⁴⁰論召公在其封地以文王思想教化百姓，並以身作則節儉正直，得到百姓讚頌。《毛詩·召南·殷其雷序》說：「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惶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⁴¹說明召伯之屬從行化於南國。《毛詩·召南·標有梅序》：「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⁴²論召之國，行教化，男女婚配能及時。

《禮記正義·射義》亦云：「〈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⁴³上述強調〈采蘋〉、〈采蘩〉是「樂循法、樂不失職」，說明能夠循法、不失職之人，方能心繫天子與百姓，即在己職範圍內守「節」之人。對於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服德義者，最佳榜樣便是太保召公，召公乃德義遵守之模範，其職責便是「保安天子於德義」⁴⁴。由

³⁴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卷1，頁20下。

³⁵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卷2，頁1上。

³⁶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卷2，頁4下。

³⁷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卷2，頁11下。

³⁸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卷2，頁18下。

³⁹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卷2，頁20下-21上。

⁴⁰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卷2，頁26上。

⁴¹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卷2，頁30下-31上。

⁴²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卷2，頁33下。

⁴³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禮記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62，頁2下。

⁴⁴ 西漢·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疏：《尚書注疏》，卷17，頁5上。

於勤政愛民，不僅民悅年豐，百姓富足。政肅民清，從侯爵、伯爵及老百姓，每人都有相應之職位，人人安居樂業。

《史記·燕召公世家》云：「召公卒，而民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⁴⁵召公勤政愛民，深得百姓愛戴，留傳甘棠遺愛之佳話。召公認為治國當繼承文王之「仁政」理念，對老百姓當以德化為先，勿濫用刑罰，且提出「敬天保民」之理念。因此，召公常常深入基層察訪，在甘棠樹下辦公，寧勞一身而不勞百姓。百姓非常感動，特別敬仰，便有《召南·甘棠》傳世。

孔子整理《詩經》，以《周南》和《召南》為「民風之正者、風化之正者」，列在國風開篇，表明其十分重視周召之道。《論語·陽貨》中孔子對其子伯魚云：「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邢昺疏：「《周南》、《召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若學之，則可以觀興；人若不為，則如面正向牆而立，無所觀見也。」⁴⁶可知孔子特別強調《周南》和《召南》之感興作用。

(2) 巡行南國

武王時期，已與江漢聯繫。《尚書·牧誓》記載江漢八國「庸、蜀、羌、鬻、微、盧、彭、濮」⁴⁷，分佈於江漢流域屬殷商之南方諸侯、方國，漸起而反商，最終參與牧野之戰。

1902年陝西岐山縣召公祠出土「太保玉戈」⁴⁸，其銘文二十七字，釋文：「六月丙寅，王才（在）豐，令太保省南或（國），帥漢，徃（出）殷（殷）南令（命）厲（居）辟用（走）百（走）人。」⁴⁹這件玉戈銘文證明召公在文王晚年、遷豐以後，奉王命巡行江漢南國，帶領隨從達百人，廣布文王教化，宣傳文王政德，並揭露商紂王之苛政暴行，以爭取人心，結同盟國。《史記·周本紀》記載文王遷豐後，征服周邊各國，達到三分天下有其二。⁵⁰能包圍殷商之局勢，乃召公南行時，為武王滅商奠下良好軍事基礎。南宋朱熹亦認同：「（文王）徙都於豐，……且使周公為政於國，而召公宣佈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⁵¹由上述文獻可知召公爽是傑出的外交家，不僅擴大周在南國的影響力，也加強周與南國各諸侯間的同盟關係，為

⁴⁵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34，頁2下。

⁴⁶ 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17，頁8下。

⁴⁷ 西漢·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疏：《尚書注疏》，卷10，頁22下。

⁴⁸ 此戈為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藏。

⁴⁹ 採龐懷靖釋文。見龐懷靖：〈跋太保玉戈——兼論召公爽有關問題〉，《考古與文物》第1期（1986年1月），頁72。

⁵⁰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頁7。

⁵¹ 南宋·朱熹：《詩經集傳》，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1，頁1下。

後來武王滅商創造有利條件。

(3) 營建東都

武王滅商後，為加強對東方地區之統治，開始營建雒邑，以作為天下之中心。惜武王未能實現其願望，便抱憾長辭。成王時，方由周公、召公完成武王遺願。1963年出土的「趯尊」⁵²銘文有一百二十二字，三字殘損，現存一百十九字，釋文摘要：「唯王初鬻宅于成周，復再武王（豐）禮福自天……肆（肆）文王受茲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辭（乂）民。』」⁵³記述成王繼承武王遺志，營建東都雒邑，以此國之中心，治理民眾之史事，可與《尚書·召誥》、《史記》、《逸周書·度邑》等傳世文獻相互印證。

周王朝以雒邑為新的統治據點，命名為「成周」，乃取周人成功滅商之義。主持東都雒邑營造工程的大臣是周公與召公，召公負責策劃設計與施作。據《史記·周本紀》記載：「成王在豐，使召公營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⁵⁴敘述成王是依武王遺願，派召公前往營築雒邑，先行考察地形，然後又經周公占卜，方決定營築雒邑，將象徵國家政權之九鼎移往雒邑，並云雒邑乃居天下之中，四方諸侯進貢路程遠近均衡。從以上文獻可知成王命周公、召公營築雒邑之梗概。

《召誥》、《洛誥》對周公、召公營建雒邑有更詳細之記載。《尚書·召誥》記載：「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⁵⁵《尚書·洛誥》則說「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⁵⁶說明召公先前往雒邑「相宅」考察地形，然後周公隨後才到雒邑，進行全面考察形勢。

關於成周之規模，《逸周書·作雒解》亦有明確之載：「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於刺山，以為天下之大湊。」⁵⁷可知新邑成周為天下薈萃之大都邑。

(4) 分郊（陝）而治

滅商三年後，周武王去世，其子成王（姬誦）即位，因成王尚未成年，便由周公和召

⁵² 此器為陝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⁵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5冊，頁3703。

⁵⁴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頁20上。

⁵⁵ 西漢·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疏：《尚書注疏》，卷14，頁2-5。

⁵⁶ 西漢·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疏：《尚書注疏》，卷14，頁20。

⁵⁷ 晉·孔晁注：《逸周書·作雒解》，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5，頁8下。

公二人輔佐，於是周召二公以陝為界，分陝而治。《公羊傳·隱公五年》：「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何休注：「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⁵⁸《左傳·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⁵⁹《史記·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⁶⁰上述文獻記載周成王以陝為界，將西周統治區劃分為兩大部分，西方以豐鎬為中心，管轄周人故地；東方以雒邑為中心，統理新獲殷商國土。成王把宗周畿內之地交予召公管理，東都雒邑則交由周公管轄。當時分陝而治之目的，全為了保持國家之穩定，周、召二公不僅持有行政大權，且掌管兵權，史籍與金文上常見之「西六師」、「殷八師」即根據上述劃分而設立的。召公統領「西六師」駐紮豐鎬，其任務是保衛宗周與王畿。可知西周初年召公與周公之地位是難分伯仲的。

現今河南三門峽市文物陳列館收藏「周召分陝石柱」。此界石乃中國史上最早之界碑，高達 3.5 公尺，原佇立於陝州古城城牆之上。此石刻文物可證明確有周召分陝一事。

(5) 勸諫君王

西周建立後，召公屢次作書告誡武王，深恐武王玩物喪志、玩人喪德，重蹈商紂覆轍。據《尚書·旅獒》：「人不易物，惟德其物……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不矜細行，終累大德。」⁶¹說明旅國進獻獒犬予武王，召公藉此勸諫武王不寶遠方珍物，不為輕慢之事，不以輕慢待人，不以聲色自娛。當重用賢能之士，方能保國安民，並隨時以德性約束自身言行，唯有重德重賢，方能達成「四夷咸賓」，國家安定。足見召公在武王時已能克盡訓導之職責。

成王親政後，召公又作《尚書·召誥》一文以勸諫成王，當記取夏商滅亡之教訓；並勉勵成王施行德政，重用賢才，敬德保民，發揚光大文武二王開創之基業。〈召誥〉全篇大意是：周公攝政七年後，成王長成，周公歸政於成王。周公又遣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待雒邑建成，召公率眾諸侯覲見周公與成王，盛稱宅雒治民之美，並以開國元老之姿陳述當前之憂，期勉成王敬德保民，以光大王業。

按周代官制，太傅、太師、太保均擔任輔育周王之職責。賈誼《新書》：「昔者，周成

⁵⁸ 東周·公羊高傳，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3，頁 6 下。

⁵⁹ 東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疏：《春秋左傳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21，頁 24 上。

⁶⁰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 34，頁 1 下。

⁶¹ 西漢·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疏：《尚書注疏》，卷 12，頁 3 下-6 下。

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⁶²周公曾任太傅，後又任太師，召公則僅任太保一職。關於周代三公之職責，參見《大戴禮記·明堂之位》：「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⁶³以上引文說明，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在輔成王時均能克盡太師、太傅、太保之職責。後來太公望赴齊就任，教育輔導成王之責，就屬周公、召公二人。

毛詩序記載的作者，其中《毛詩·大雅·洞酌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⁶⁴又《毛詩·大雅·卷阿序》所說：「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鄭注：「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為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日之成功也。」⁶⁵說明召公作詩目的在勸戒成王應當任用「如圭如璋」之賢臣，即「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惟有賢人擁戴周王，周王方得以建立威望，成為天下四方之準則。因此成王在位期間，經由召公之輔佐，終能賢人當政，君臣相得益彰。

成王晚期，由召公、畢公二人輔政，召公雖仍任太保，但當時周公已逝世，故召公躋升為周王朝首席重臣，其擔任之責更為加重。《史記·周本紀》記述：「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⁶⁶召公、畢公遵照成王之遺囑，在成王崩殂後，召公率諸侯與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中，立釗為康王，並率領諸侯臣服，盡力輔佐新王。召公告誡康王：須銘記文王、武王創業不易，務求節儉，切勿驕奢淫逸，當以誠信對待百姓。

《尚書·顧命》則明言「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⁶⁷記述成王臨終前，召見召公奭等股肱大臣，盼召公等人眷顧王命，輔佐康王成就大業。此說明在成康時期，新王登基之典，須在召公之見證與主持下，方能完成。〈顧命〉篇中提到「太保」之

⁶² 西漢·賈誼：《新書》，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5，頁4上。

⁶³ 西漢·戴德：《大戴禮記》，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3，頁8下-9上。

⁶⁴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卷24，頁84上。

⁶⁵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卷24，頁96下。

⁶⁶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頁20下-21上。

⁶⁷ 西漢·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疏：《尚書注疏》，卷17，頁20上。

名位，總共九次，可見其政治地位之重要。康王亦領受召公之告誡並切實遵行，在告廟大典之後，「遍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⁶⁸。康王即向諸侯宣告，以文王、武王之創業精神繼續發展周朝大業。最終促成「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⁶⁹的「成康之治」興盛局面。所謂的「成康之治」，即孔子所讚頌的「周召之治」。《禮記·樂記》：「《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⁷⁰說明在《武》樂演奏完，樂隊均坐下，象徵著「周召之治」，此說是符合周公、召公對周初的傑出貢獻。

從武王到康王朝，召公始終忠於周王室，勤於太保一職。王天與引呂祖謙言：「自成王既崩後，訖康王受冊之前，命皆出于召公」⁷¹，呂祖謙所論實為公允。

2. 武力軍事之績

(1) 協助滅商

周文王、武王已開始計畫滅商，直到武王在周公、召公等協助下，方完成此計畫。在文王時期已能事先布局，為了經營鄰國，召公奉命巡行南國，廣布文王之德政，與南方各國建立良好關係。文王逝後，召公又擔任輔佐武王之重責。《史記·周本紀》敘及武王朝伐紂，在牧野之戰，召公擁護武王，進入朝歌，完成滅紂大業，發揮卓越的軍事才能，並且主持慶功典禮。在慶祝會中「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⁷²，會後奉武王之命「釋箕子之囚」⁷³，說明召公乃武王決策資政之重臣，在征伐殷商過程中，立下大功，是周朝開國元勳。

《詩經·大雅·召旻》是諷刺周幽王亡國的詩，但結尾一節卻用誇張、對比之手法，歌頌召公奭跟隨周武王開疆拓土，英勇作戰之軍事業績，其詩云：「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又《詩經·大雅·江漢》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一再說明武王能夠取得節節勝利，自有召公奭貢獻之智慧與功勞。

(2) 平定三監之亂

武王病逝，因成王年幼，周公攝政，引起群弟管叔、蔡叔等猜疑，並勾結外部反周之叛亂勢力，史稱「三監之亂」。召公最初對周公「當國踐阼」存有疑心，故「不說（悅）」

⁶⁸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頁21上。

⁶⁹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頁21上。

⁷⁰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禮記注疏》，卷39，頁13上。

⁷¹ 元·王天與：《尚書纂傳》，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38，頁6下。

⁷²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頁14上。

⁷³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頁14下。

周公」⁷⁴。在如此嚴峻之局，周公終能說服召公，並與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⁷⁵，先安撫內外，然後率師東征，最終鎮壓叛亂，穩定政局。

《尚書·君奭》記載周公與召公奭之談話。其內容是周公攝政後，諸侯非議周公有取代成王之意，召公非之，並支持周公。周公贊成召公之觀點，並勉勵召公共成大業。從山東梁山地區出土的「大保簋」銘文可知，召公協助平定「三監之亂」，受到周王的褒獎，此器有三十四字銘文，釋文：「王伐录（祿）子耶（聖），⁷⁶馭厥反。王降征令玁（于）大（太）保。大（太）保克芍（敬）亡咎（遣或譴）。王迎大（太）保，易（賜）休余土，用玆（茲）彝對令（命）」⁷⁷銘文大意是：祿子謀反，周王討伐祿子，不料半途身體有恙，折返。周王遂派太保領軍平反。太保果不負君望，完成討伐之命。凱旋回朝，周王親迎太保，並將余地之良田賜予太保。太保因而做此器銘記謝恩。

此次東征是成王親征。《尚書·蔡仲之命》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⁷⁸而召公亦參與其事。關於召公參與東征事，史有明文。如《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說：「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⁷⁹由於成王年幼，政權則由周公執掌，召公乃為副手。此次東征之戰績遠勝武王伐紂。武王伐紂，僅攻打至朝歌，便滅商而還。而東征範圍擴大「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武庚）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簇十有七國，俘維九邑」⁸⁰。《孟子·滕文公下》所記戰績為「滅國者五十」⁸¹，當非誇大之詞。自此之後，周之統治勢力正式觸及東方，在周朝統轄範圍內，東方逐漸穩定，為日後周朝社會經濟奠下穩固的發展基礎。

(3) 平定東夷之亂

「三監之亂」平定之後，又發生了「東夷之亂」。《史記·周本紀》記載周王以「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⁸²再參看《旅鼎》銘文三十四字，釋文：「唯公大（太）保來伐反（叛）尸（夷）年，才（在）十又一月庚申，公才整師（次），

⁷⁴ 西漢·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疏：《尚書注疏》，卷15，頁25下。

⁷⁵ 晉·孔晁注：《逸周書·作雒解》，卷5，頁8上。

⁷⁶ 另釋為「聽」字，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3冊，頁2315。

⁷⁷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3冊，頁2315。

⁷⁸ 西漢·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疏：《尚書注疏》，卷16，頁5下。

⁷⁹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130，頁21下。

⁸⁰ 晉·孔晁注：《逸周書·作雒解》，卷5，頁8上。

⁸¹ 東漢·趙歧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6下，頁6上。

⁸²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頁20上。

公錫旅貝十朋，旅用乍（作）父丁尊彝，來（萊）」⁸³其中「十又一月庚申」，趙光賢推算為「成王十九年當西元前 1017 年，此年十一月己酉朔，庚申為十四日。此年成王親自東征，而指揮軍事者正是召公。」⁸⁴銘文大意：「唯公太保來伐反夷，在十一月庚申日，公在此地軍營中，賜給旅十串貝，旅用它製作奠祭父親之祭器。」此出土文物反映召公在東征之戰的軍事行動。召公在平亂戰爭中，已達成「安集王室，以寧東土」⁸⁵。

相關記載還有數則，宜相互參看：

《左傳·僖公元年》：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⁸⁶

《史記·齊太公世家》：

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⁸⁷

從上述文獻可知，伐東夷也是成王親征，但指揮軍事者是召公，足見他忠於周室，繫心王業。

本節所整合之文獻資料橫跨文武成康四代，召公爽享壽一百八十餘歲，頗不近情理，然而文獻已難切割出召公第一代，故筆者全面勾勒召公具體形象，包含召公二代以後，因召公爵位為世襲，自召公爽起，世代累積功勳，所形塑之偉大形象普遍為西周人所共知，且深植人心，於是詩人作詩歌頌，傳唱各地。詩人無法在短詩中盡訴召公一人之政績，故僅採召公曾憩止之甘棠予以象徵其人之豐功偉業，但隨著後世離召公時代漸遠，不識召公偉大處，僅就甘棠樹下偶發事件，視作詩本事，後人若盡信詩本事，如此將難以明瞭詩人作詩之本義。

⁸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 2 冊，頁 1402。

⁸⁴ 趙光賢：〈關於玻璃河 1193 號周墓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1994 年 4 月），頁 4。

⁸⁵ 西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卷 130，頁 21 下。

⁸⁶ 東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11，頁 16 下-17 上。

⁸⁷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 32，頁 4 下-5 上。

三、《詩經·甘棠》詩本事的傳承

據〈甘棠〉詩序所言，可知此詩「美召伯」，在上文探索召公具體形象後，將有助於解讀〈甘棠〉詩本事之片面，進而深入理解〈甘棠〉全詩表現之主旨。徐復觀：「先秦本有一敘述詩本事並發揮其大義之『傳』，是漢諸家所共同祖述。」⁸⁸今文三家詩和古文毛詩雖在文字、訓詁、篇數題旨等方面存有差異，但在突顯詩歌教化主題等大方向是一致的，各家對〈甘棠〉詩本事均有明確的標示。

（一）先秦流傳的〈甘棠〉詩本事

1. 《左傳》

《左傳》文中賦詩言志，引用〈甘棠〉有三則：

《左傳·襄公十四年》載士鞅語：「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⁸⁹

《左傳·昭公二年》季武子招待晉韓宣子時，韓宣子盛讚季武子庭中嘉樹，季武子心悅，「遂賦〈甘棠〉」，意謂它受到宣子的稱讚，實不敢忘。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⁹⁰

《左傳·定公九年》引〈甘棠〉詩，並云：「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芟，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⁹¹

《左傳》引詩雖缺載召公事蹟，但已從側面肯定其德政，深受人民愛戴。並證實召公與甘棠樹有關，可知〈甘棠〉是懷念召公的詩，並編成歌謠，已在先秦時期廣為傳誦。

2. 《孔子詩論》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的《孔子詩論》共有四簡論及〈甘棠〉，其相關的文句：⁹²

第十簡：「〈甘棠〉之保（報）」⁹³

第十三簡：「〈甘〔棠〕……」接第十五簡曰：「〔思〕及亓（其）人，⁹⁴敬愛亓（其）

⁸⁸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韓詩外傳〉的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頁3。

⁸⁹ 東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疏：《春秋左傳注疏》，卷32，頁19上。

⁹⁰ 東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疏：《春秋左傳注疏》，卷42，頁4上。

⁹¹ 東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疏：《春秋左傳注疏》，卷55，頁30下。

⁹² 所引簡文（包括圓括號中所擬補的文字）據馬承源、李學勤、廖名春的考釋寫定。

⁹³ 「保」，馬承源釋作「褒」。

⁹⁴ 第13號簡與15號簡拼接，馬承源原本即作此拼接，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樹，丕（其）保（報）厚矣。〈甘棠〉之愛，以邵（召）公……〔所芟也〕。⁹⁵

第二十四簡：「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民胥（性）古（固）然。甚貴丕（其）人，必敬丕（其）立（位）。悅丕（其）人，必好丕（其）所為，亞（惡）丕（其）人者亦然。」

由上述四則簡文內容可知《孔子詩論》不涉字詞訓詁，而是通說《詩》旨。孔子以「報」一字總括其旨，並層層解說其義，深刻把握《詩》旨，即召公愛民，黎民感念召公之德政，見甘棠樹而不忍砍伐，並作〈甘棠〉詩以歌詠。孔子評論〈甘棠〉詩之重點，全在「保」一字。關於「保」字，馬承源釋讀為「褒」，即認為是「褒美召伯」之意。至於「美召伯」之說法可溯源於《小序》，但細讀《孔子詩論》全文，即可知《孔子詩論》與《小序》差異甚大。此外，若將「保」釋為「褒」，則第十五號簡「及其人，敬愛其樹，其褒厚矣」句意便顯得難通。故此處從李學勤之釋「保」為「報」，為知恩圖報、報德至厚之意。⁹⁶

《孔子詩論》闡述之中心思想有二：一是因敬仰召公其人，故愛護召公曾息憇之樹；二是因百姓愛其人而護其樹，此乃對召公之「報」，是「民性固然」之報，此謂之「道」。孔子認為「民性固然」的「報」是雙向「愛」的交流：召公曾關愛民生，黎民由衷地敬仰他，對其曾憇止之甘棠樹亦能報以「愛」，此即孔子所概括的「〈甘棠〉之報」，全在於人民知敬宗廟之禮，能厚報有德者。〈甘棠〉一詩涉及召公史事，孔子取《詩》義傳其說，對此詩之評價能以史實作基礎，不強加牽合亦不過度引申，可謂準確地把握詩之本旨。並在史實之基礎上，再輔以審美之視角，欣賞此詩充滿向善之境界，詮釋詩旨能提升至道德之層面，藉此強調詩歌對社會之作用，重視詩教之功能。孔子透過〈甘棠〉詩說，宣導一個互愛尚禮之理想社會，在上者關愛百姓，努力為百姓謀福利；百姓擁戴在上者，以宗廟之敬感念故去者，追思其恩惠，此即是「報」。《孔子詩論》中孔子反覆對〈甘棠〉主旨之申說，一再表明孔子對召公之敬仰，召公德治思想對儒家產生影響。

3. 《孔子家語》

《孔子家語》成書雖晚，但其所論及〈甘棠〉之內容，可視為先秦孔子觀點。《孔子家語·好生》云：「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⁹⁷《孔子家語·廟制解》又云：「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⁹⁸以上二則與《孔子詩論》第

⁹⁵ 第 15 號簡、第 16 號簡尚存在闕文，晁福林對闕文進行補足（〔 〕表示補文。）

⁹⁶ 〈甘棠〉言「報」，在《孔子詩論》之前通常就作此理解。如《左傳》文中就有三次記載，見本文頁 15。

⁹⁷ 魏·王肅：《孔子家語》，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2，頁 15 上。

⁹⁸ 魏·王肅：《孔子家語》，卷 8，頁 5 上。

二十四號竹簡內容，幾乎一致，唯《詩論》多一句「民性固然」。

〈廟制解〉論「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⁹⁹，此語正可解釋《孔子詩論》中「〈甘棠〉得宗廟之敬」之意。孔子以其對周魯歷史的熟識程度而傳述《詩》之本事。《孔子家語》明確地道出思召公而愛其休止的甘棠，並認為此為「道」，此「道」即指人的行為規範或規律。

（二）漢代所傳承的〈甘棠〉詩本事

1. 《魯詩》、《齊詩》、《韓詩》

《魯詩》：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甘棠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¹⁰⁰

《魯詩》敘述召公巡行地方時，曾於甘棠蔭下處理公務。召公施政成果，能使人才各盡其能，人民生活皆能安詳和樂。故召公卒後，黎民思念不已，進而遷愛於召公曾在樹下停留休憩之甘棠樹，並作詩以歌誦之。

《齊詩》：

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

又曰：

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為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¹⁰¹

《齊詩》強調召公之「賢明」，自知不能與周公分職，便勤苦加倍，聽斷於甘棠樹下，現

⁹⁹ 魏·王肅：《孔子家語》，卷8，頁5。

¹⁰⁰ 清·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臺北：明文出版社，1988年），頁83。

¹⁰¹ 清·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頁84。

場處理公事，此舉是出於節省民力、不誤農時，故百姓作詩以贊之。

《韓詩外傳》：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說，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家給人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¹⁰²

《韓詩》又曰：

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¹⁰³

《韓詩》強調召公之「節儉」，述說召伯愛惜民力，拒營宮室，且親至民間聽斷於樹下，百姓受其勸勵，努力耕桑，終能歲給民足。文中記載召公深入民間，為人民具辦實事，頗得百姓愛戴。召公主動親近農民，傾聽其心聲，對民間之糾紛，一方面勸解開導；一方面對民間之是非作公正評判。召公主動「出而就」，比被動「招而來」更易與人民親近，更易聽取人民真心話。召公主動走入群眾，為眾人解難，此舉不傷農事，亦不違農時，能為所隸屬之官員作出榜樣，百姓聞聽，盛讚召公體恤民情。但召公卒後，主政者背道逆施，百姓困頓，因而見樹思人，作詩頌之，〈甘棠〉一詩深具以褒美代替諷刺之效。《韓詩外傳》用史事證明《詩》義，史事非必出自於《詩》，本是史實之本事經過演化，久之便成為傳說故事，推衍出百姓對施仁於己的召公，有必要予以回報而不伐甘棠。

2. 《說苑》

劉向《詩》學盡得韓詩之傳，¹⁰⁴故《說苑》一書好以本事闡發詩旨，其以傳言故事證《詩》之形式亦頗近似韓詩。

¹⁰² 西漢·韓嬰：《韓詩外傳》，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1，頁12下-13上。

¹⁰³ 清·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頁84。

¹⁰⁴ 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劉向述韓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2年，皇清經解本），卷7，頁39下-40上。

劉向《說苑·貴德》對本事加以鋪陳：

《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

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¹⁰⁵

劉向強調召公不辭辛苦，下鄉巡視察看，在田間處理民間事務，瞭解百姓疾苦，獎勵農桑，山間田野常現其身影，其廣施惠政，深得民心。凡遇民間訴訟，均能仔細察明，秉公決斷。從《韓詩外傳》、《說苑》所傳〈甘棠〉，可體會此詩本事之傳承推衍。文中既有召公德政之內涵，又有對召公德政之追思，最後以百姓由「道」引發的「思」，積滿而後發，由愛其「道」進而敬其宗廟之「位」，真情自然流露，環環相扣，正符合「報」的主旨。

3. 《史記》、《潛夫論》、《淮南子》

《史記·燕召公世家》：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¹⁰⁶

又《史記·燕召公世家》的贊語：

召公爽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¹⁰⁷

¹⁰⁵ 西漢·劉向：《說苑·貴德》，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5，頁1。

¹⁰⁶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34，頁2。

¹⁰⁷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34，頁12上。

司馬遷則強調召公之「仁愛」，已成榜樣，因而深受當地貴族與平民愛戴。司馬遷更將燕國之享國得以綿長悠久，全歸功於召公一人，此說雖虛誇其辭，但由此亦足見召公在燕國史上之重要性。

其後東漢王符在《潛夫論·忠貴》篇中也感慨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¹⁰⁸《淮南鴻烈解·繆稱訓》曰：「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¹⁰⁹由上述文獻可知，同在漢代均是流傳大同小異的〈甘棠〉詩本事。

4.《毛詩故訓傳》

《毛詩故訓傳》雖主訓詁，其中亦有兼涉歷史本事者。《毛詩》強調召公之德「化政」，《毛詩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¹¹⁰鄭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¹¹¹鄭玄箋注毛詩之意，與其他三家說大致相同，但他提出了召公巡行中更為具體的內容。

漢代傳《詩》，有毛、魯、齊、韓四家。毛詩獨存，三家詩亡，韓詩則有《韓詩外傳》存。幸清人陳壽祺、陳喬樞、魏源、王先謙等廣泛搜羅，吾人得略知三家詩大概。四家詩均能掌握「後人思念召公，愛其甘棠」之詩旨，傳承《孔子詩論》中〈甘棠〉言「報」之詩說。不過由於孔門弟子對孔子《詩》說的傳承各有所側重，傳述推衍之內容便有異同，因而造成四家詩之傳承內容有所差別。

歷觀先秦到漢代典籍中的〈甘棠〉詩本事，韓詩對〈甘棠〉本事明顯有推衍成分。魯詩與韓詩近，魯詩學者司馬遷《史記·燕召公世家》雖未如韓詩明顯，實際上也有本事推衍。齊魯韓毛四家之說雖有些許差異，各家基本不出「召公聽斷甘棠下」之範圍，而其詩旨相似：召公是一位賢臣，因愛惜民力，曾斷獄休止於甘棠樹下。召公卒後，百姓睹物思人，作詩歌以頌揚。

但朱熹則認為非特指斷獄一事，其《詩經集傳》云：「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¹¹²，崔述亦認同朱熹的看法：「朱傳之說是也……甘棠之陰能庇幾人而於此聽斷乎。」¹¹³崔述的看法是合理的，實因召公爽

¹⁰⁸ 東漢·王符：《潛夫論·忠貴》，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3，頁1下-2上。

¹⁰⁹ 西漢·劉安撰，東漢·高誘注：《淮南鴻烈解·繆稱訓》，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10，頁16上。

¹¹⁰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卷2，頁18下。

¹¹¹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卷2，頁19上-頁20上。

¹¹² 南宋·朱熹：《詩經集傳》，卷1，頁12下。

¹¹³ 清·崔述：《讀風偶識》（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卷2，頁6。

是周初太保，他滅商開國、扶助成王、建立燕國、營造東都，在周初政績非凡。尤其在太公望與周公旦相繼去世後，召公更是長期輔佐國政，促使成康之世能政通人和，四十年刑錯不用，故稱召公聽斷甘棠樹下，實則亦並未有特定之本事。由筆者前一節所勾勒召公偉大形象可知，〈甘棠〉詩本事之傳承推衍漸趨片段，若僅是樹下所為之政績，影響層面有限，〈甘棠〉一詩則難以在各地廣為傳誦。

四、結語

綜合史料考察，召公奭是一位仁民愛物的先賢，彪炳千秋，值得後人大加褒贊，〈甘棠〉一詩加於召公其身，亦得其所哉！召公在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才能，在群臣中特為突出，周初諸多功績都是周召二公共同完成。理解召公整體偉大形象深植民心，方能了解詩本事所傳述的「甘棠斷獄」之片段訊息。召公問政阡陌，愛民如子，勞己不勞民，為公不為私之精神，既能端正己身，復能正人，為後世清風之源，漢代傳《詩》的齊魯韓毛四家對此均有大同小異的看法。先瞭解召公其人，方不囿於〈甘棠〉詩本事，如此〈甘棠〉詩旨就易於理解。〈甘棠〉一詩表現周人思念召公，愛其甘棠之主題。全詩雖短，但聚焦「甘棠」，反覆詠嘆，是一首情真意切的政治抒情詩。

徵引文獻

古籍

- 東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疏：《春秋左傳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Zuo, Qiu-ming(Author); Du, Yu (Annotation); Kong, Ying-da(Note). *Chun Qiu Zuo Chuan Zhu S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143.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東周·穀梁子傳，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Guliang, Zi (Author); Fan, Ning(Annotation); Yang, Shi-xun(Note). *Chun Qiu Gu Liang Chuan Zhu S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145.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東周·公羊高傳，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Gongyang, Gao(Author); He, Xiu(Annotation); Xu, Yan(Note). *Chun Qiu Gong Yang Zhuan Zhu S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145.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西漢·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疏：《尚書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Kong, An-guo(Author); Kong, Ying-da (Note). *Shang Shu Zhu S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54.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Mao, Heng(Author); Zheng, Xuan(Annotation); Kong, Ying-da(Note). *Mao Shi Zhu S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69.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西漢·司馬遷：《史記》，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Sima, Qian. *Shi Ji*,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243.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西漢·賈誼：《新書》，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Jia, Yi. *Xin S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695.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西漢·韓嬰：《韓詩外傳》，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Han, Ying. *Han Shi Wai Zhuan*,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 Quan Shu*, vol.89.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西漢·戴德：《大戴禮記》，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Dai, De. *Da Dai Li Ji*,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128.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西漢·劉向：《說苑》，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Liu, Xiang. *Shou Yuan*,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696.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西漢·劉安撰，東漢·高誘注：《淮南鴻烈解》，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Liu, An(Author); Kao, You(Annotation). *Huai Nan Hong Lie Jie*,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848.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東漢·王符：《潛夫論》，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Wang, Fu. *Qian Fu Lun*,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696.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東漢·王充：《論衡》，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Wang, Chong. *Lun Heng*,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862.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東漢·班固：《白虎通義》，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Ban, Gu. *Bai Hu Tong Yi*,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850.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東漢·趙歧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9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Zhao, Qi(Annotation); Sun, Shi(Note). *Meng Zi Zhu S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195.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禮記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Zheng, Xuan(Annotation); Kong, Ying-da(Note). *Li Ji Zhu S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116.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Zheng, Xuan(Annotation); Jia, Gong-yan(Note). *Zhou Li Zhu S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90.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魏·王肅：《孔子家語》，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Wang, Su. *Kong Zi Jia Y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695.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
- 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9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He, Yan(Annotation); Xing, Bing (Note). *Lun Yu Zhu S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195.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晉·孔晁注：《逸周書》，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7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Kong, Chao(Annotation). *Yi Zhou S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370.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指海本）。【Huangfu, Mi. *Di Wang Shi Ji*.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 1966, Zhi Hai collection】
-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Li, Dao-yuan. *Shui Jing Z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573.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唐·魏王李泰主編：《括地志》（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年，正覺樓叢書本）。【Li, Tai(Chef Editor). *Gua Di Zhi*. Taipei: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 1989, Zheng Jue Lou Cong Shu collection】
- 北宋·蘇洵：《謚法》（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年，墨海金壺本）。【Su, Xun. *Shi Fa*. Taipei: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 1989, Mo Hai Jin Hu Collection】
- 南宋·朱熹：《詩經集傳》，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Zhu, Xi. *Shi Jing Ji Zhuan*,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72.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元·王天與：《尚書纂傳》，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Wang, Tian-yu. *Shang Shu Zuan Zhuan*,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62.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清·王引之：《經義述聞》（臺北：藝文印書館，1962 年，皇清經解本）。【Wang, Yin-zhi. *Jing Yi Shu Wen*.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 1962, Huang Qing Jing Jie collection】
- 清·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臺北：明文出版社，1988 年）。【Wang, Xian-qian(Author); Wu, Ge(Commentary and Note). *Shi San Jia Yi Ji Shu*. Taipei: Ming Wen Publishing House, 1988】
- 清·崔述：《讀風偶識》（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 年）。【Cui, Shu. *Du Feng Ou Shi*. Taipei: Xue Hai Publishing House, 1979】

近人論著

- 李學勤：〈青銅器與周原遺址〉，《西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1981年7月），頁3-8。【Li, Xue-qin. “Qing Tong Qi Yu Zhou Yuan Yi Zhi”,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vol.1981.2, 1981.7, pp. 3-8】
- 季旭昇：《詩經古義新證》（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Ji, Xu-sheng. *Shi Jing Gu Yi Xin Zheng*. Beijing: Xueyuan Publishing House, 2001】
- 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修訂增補本）。【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in Zhou Jin Wen Ji Che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Added revised edition】
-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Xu, Fu-guan. *Liang Han Si Xiang Shi*. Taipei: Student Book Co., Ltd., 1979】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Ma, Cheng-yuan. *Shang Hai Bo Wu Guan Cang Zhan Guo Chu Zhu Shu 1*.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1】
- 晁福林：〈上博簡〈甘棠〉之論與召公奭史事探析〉，《南都學壇》第23卷5期（2003年9月），頁19-25。【Chao, Fu-lin. “Shang Bo Jian Gan Tang Zhi Lun Yu Zhao Gong Shi Shi Shi Tan Xi”, *Academic Forum of Nandu*, vol.23:5, 2003.9, pp. 19-25】
-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Chen, Meng-jia. *Xi Zhou Tong Qi Duan Dai vol.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
- 趙光賢：〈關於玻璃河 1193 號周墓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1994年第2期（1994年4月），頁3-9。【Zhao, Guang-xian. “Guan Yu Bo Li He 1193 Hao Zhou Mu De Ji Ge Wen Ti”, *Historical Research*, vol.1994.2, 1994.4, pp. 3-9】
-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1期（2002年2月），頁9-19。【Liao, Ming-chun. “Shang Hai Bo Wu Guan Cang Shi Lun Jian Jiao Shi”,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2002.1, 2002.2, pp.9-19】

Analysis on the Original Story of Kan Tang Poem from the Image of Shao Kung

Wang, Jou-fang

(Received September 26, 2016; Accepted June 15, 2017)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cord of ancient documents and cultural relics excavated in modern times, it had shown that Shao Kung was a famous statesman and strategist in early Zhou Dynasty with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stage at that time.

In the aspect of military, Shao Kung along with Zhou Gong conspire against King Wu of Zhou and crushed the rebellion of the Three Guards 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regime. Moreover, he conquered Huaiyi in the south and supervised Chiangnan, managing the south area of Chou Dynasty. In Politics, Shao Kung and Zhou Gong governed different divisions, while he was also in charge of constructing the capital Loyi in east which strengthened the power in the east. With the thoughts of respecting the morality and learning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he advocated kings to cultivate the morality of King Wen, respect the destiny and love the people, which emphasizing on the moralization of the people. Shao Kung made extraordinary contributions both in civil and military affairs, which made him praised and remembered by people.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bove specific image of Shao Kung, this study makes further exploration on the original story of Kan Tang Yi Ai.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inheritance of the original story of Kan Tang in Tso Chuan, Confucius Theory on Poetry and Shih Chuan in Han Dynasty, it can be understood that people endowed Kan Tang poem with the theme of repays in which people admired the person thus admired the tree related to him. Based on the above, the original idea of Kang Tang can be correctly comprehended.

Keywords: the Book of Songs, Shao Nan, Kang Tang, Shao Kung, Chun Shih, Shao Kang Kung